

董仲舒「孝經義」考辨

莊 兵*

Email: zhuang@cc.hfu.edu.tw

摘 要

《春秋繁露》中殘存大量董仲舒有關《孝經》的解說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收錄前漢解說《孝經》諸家中不見錄，之後亦少有學者對此有所問津。本稿透過重新梳理文獻並藉以思想史的考察，澄清《春秋繁露》中存董仲舒針對《孝經》所作的專門著述「孝經義」（暫定名）四篇。《孝經》所主張的「以孝治天下」符合漢代統治者的政治需要，其作為統一國家的統治策略，透過移孝作忠、忠孝一體的理論發揮，創出君主集權的封建孝治理論。但是，這種「以天下為家」的政治擬制，於不存在血緣關係的君臣、君民之間，何以能「孝君」這一點上，並未給出合理的解答。董仲舒透過引入「五行相生」理論對孝的「天經地義」作出新解釋，再加以「天人感應」、「王者受命」等理論的扶助，終於對《孝經》之「孝君」的合理性作出了理論完善。正因為董仲舒對《孝經》所作出的天道神學的發揮，使孝具有了超越道德的天道法則性，由此建構起來的「三綱」倫理，至後漢進一步被神學化而成為代表王朝的正統思想；而董仲舒發明《孝經》經義乃是為了扶助其《春秋》學「大一統」的理論，兩漢之際興起的讖緯之學以及後漢的今文經學，在此基礎上將《春秋》與《孝經》進一步結合，並神話成孔子為漢預先製作的治國之書，從而使《孝經》至後漢被提昇到等同於《春秋》的法典地位。

關鍵詞：《春秋繁露》、董仲舒、孝經義、陰陽五行孝說、三綱

*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助理教授

投稿日期：98.7.15；接受刊登日期：98.10.21；最後修訂日期：98.11.21

Research on Dong Zhongshu's "*Xiaojing yi*"

Bing Zhuang*

Email: zhuang@cc.hfu.edu.tw

Abstract

Chunqiu fanlu, remnants a large number of Dong Zhongshu's explanations of *Xiaojing*, but there is no any record for Dong's achievement in *Hanshu • Yiwenzhi* which has only represented the other scholars' work during Premier Han.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and combine four articles written by Dong Zhongshu in the book of *Chunqiu fanlu*, which demonstrated *Xiaojing* specifically by analyzing the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. The ideas in *Xiaojing* were advocated in line with the political needs of the Han dynasty rulers. Dong Zhongshu suggested a complete theoretical support to make a reasonable theory to perfect the idea of "filial piety for the emperor" in the book of *Xiaojing* which became an equated code of conduct as well as *Chunqiu* in Post Han dynasty.

Keywords: *Chunqiu fanlu*, Dong Zhongshu, *Xiaojing yi*, Yingyang wuxing
xiaoshuo, sangang

* Assistant Professor,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Asian Humanities, Huafan University
Received July 15, 2009; accepted October 21, 2009; last revised November 21, 2009.

壹、前言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收錄前漢解說《孝經》「十一家」中，知道名姓者，有孔安國傳「孔氏壁中古文」一家¹，「長孫氏說、江氏說、翼氏說、后氏說、安昌侯說」等今文五家²。這些著作，漢代以後皆亡佚不傳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僅錄「《古文孝經》一卷，孔安國傳」，又說「梁末亡逸，今疑非古本」。今存《古文孝經孔氏傳》以〈太宰本〉為最善，是中國本土失傳而日本古來傳承的古文本。但是，此本卻有六朝人偽作嫌疑³。這樣看來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錄前漢解說《孝經》諸家，幾乎亡失殆盡。

¹ 《漢書·藝文志》云「武帝末，魯共王壞孔子宅，欲以廣其宮，而得《古文尚書》及《禮記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凡數十篇，皆古字也。共王往入其宅，聞鼓琴瑟鍾磬之音，於是懼，乃止不壞。孔安國者，孔子後也，悉得其書」。又關於孔壁古文，師古注曰：「《家語》云孔騰字子襄，畏秦法峻急，藏《尚書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於夫子舊堂壁中，而《漢記·尹敏傳》云孔鮒所藏。」孔壁《古文孝經》之由來，由此略知。引文見漢 Han·班固 Ban Gu 撰，唐 Tang·顏師古 Yan Shigu 校，《漢書》 *Hanshu*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 [Zhonghua shuju]，1962 年），頁 1706-1707。

² 長孫氏，傳無載。姚震宗考證，韓詩家有淄川長孫順為博士，宣元時人，為韓太傅四傳弟子。參照施之勉 Shi Zhimian 撰，〈漢書·藝文志集釋（四）〉“*Hanshu · Yiwenzhi jishi (si)*”，《大陸雜誌》 [*Dalu zazhi*] 卷 74 期 4 [vol. 74, no. 4]（1988 年 4 月），頁 191。江翁，昭帝時博士，世為魯詩宗，著孝經說。《漢書·儒林傳》 *Hanshu · Rulin zhuan*，頁 3610。后倉，昭帝時人，字近君，東海郟（今山東省郟城）人。通詩禮，為博士，至少府，授翼奉、蕭望之、匡衡。《漢書·儒林傳》 *Hanshu · Rulin zhuan*，頁 3613。翼奉字少君，東海下邳（今江蘇邳縣）人。元帝時以為郎中博士、諫議大夫。《漢書·翼奉傳》 *Hanshu · Yifeng zhuan*，頁 3167。張禹，字子文，河內軹（今河南濟源）人。宣帝時舉為郡文學，光祿大夫，成帝時賜爵關內侯，至封安昌侯。《漢書·張禹傳》 *Hanshu · Zhang Yu zhuan*，頁 3347。

³ 關於《孔傳》偽於何人的爭論，唐宋乃至清季，一直以偽於隋世劉炫說為主流。經過武內義雄、林秀一、胡平生等日中學者考察，基本澄清日本古傳《孔傳》乃是唐代流入日本的傳本，而其書乃是六朝人偽作而非是劉炫。參照胡平生 Hu Pingsheng，〈日本《古文孝經》孔傳的真偽問題——經學史上一件積案的清理〉“*Japan Guwen Xiaojing Kongzhuan de zhenwei wenti: jingxue shishang yijian jian de zhengli*”，《文史》 [*Wenshi*] 第 23 輯 [no. 23]（1984 年），頁 287-299。

不過，前漢董仲舒（179-104BC）的《春秋繁露》中仍殘「孝經義」得以傳至今日，因為被收入《春秋繁露》，雖千年間傳錄不絕，卻少有學者對此有所問津。漢唐宋元的藝文書錄中，俱無見載。明清考據學隆興，治經學者鑽經研義以致於幽隱，其間言及《春秋繁露》有董氏「孝經義」者，才逐漸微有出現。

貳、《春秋繁露》中有「孝經義」

一、對前人研究的介紹

遍察現今所存明代關於《孝經》的諸種注本⁴，僅得一家言及而已。呂維祺撰《古今羽翼孝經姓氏》⁵錄「董仲舒·答河間獻王天經地義解」一條，認為注《孝經》有董仲舒一家。此書原本為充當其兄呂維祺（1587-1641）所編《孝經大全》的卷首目錄而作，所收錄的《孝經》諸家，但見著者和題目，並不見本文。其詳則見於《孝經大全·三才章》「天之經也，地之義也」句後的注語，其文全抄錄《春秋繁露》〈五行對〉及〈五行之義〉之文⁶。雖有兩人，實同為一家言，錄董仲舒「孝經義」者，以此為嚆矢。

⁴ 明代輯說《孝經》的論述雖眾，得以流傳至今的卻寡見。案臺灣國立編譯館 Taiwan guoli bianyiguan 編，〈孝經目錄〉“Xiaojing mulu”，《十三經論著目錄（七）》[*Shisanjing luozhu mulu (qi)*]（臺北[Taipei]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[Hongye wenhua shiye youxian gongsi]，2000年），為輯錄古今《孝經》論說目錄最完善，其中列舉明代存目一二〇家之多，而存其篇者不過二十數種而已。

⁵ 明 Ming · 呂維祺 Lu Weiqi 撰，《孝經大全》*Xiaojing daquan*（上海[Shanghai]：古籍出版社[Guji chubanshe]，2002年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北京圖書館藏修業堂藏本[Xuxiu Siku quanshu yingyin Beijing tushuguan cang Xiuyetang cangben]），卷首[juan shou]，冊 151[vol. 151]，頁 355 上。

⁶ 明 Ming · 呂維祺 Lu Weiqi 撰，《孝經大全》*Xiaojing daquan*，卷 5[juan 5]，頁 397 上下。

清代，專論董仲舒「孝經義」，可考臧琳（1650-1713）〈董仲舒孝經解〉一篇，內容如下：

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：《孝經》曰，夫孝、天之經、地之義、何謂也。……王曰，善哉。〔臧注：此下當有王問之。〕衣服容貌者、所以悅目也。……故曰，行思可樂、容止可觀。〔臧注：《今文孝經》作容止可觀，進退可度。董所述蓋古文也。進退可度與容止可觀意復，董子所述者是。〕此之謂也。〔臧注：案西漢儒解經之言不可多得、存此以見其概、然非東漢以後人所能言也。〕⁷

這是董仲舒解說《孝經》「夫孝，天之經也，地之義也」、「行思可樂，容止可觀」二句經言之語。臧琳俱引其文以為「孝經義」，又說「存此以見其概」云云，是對董仲舒解《孝經》之言不可全見的惋惜。

另外，還有章太炎（1869-1936年）撰《五行傳孝說》一篇。在徵引〈五行對〉及〈五行之義〉的語句之後說：

父子之愛，本屬天性，今必謂因五行而立之，蓋禹以五行立教，故舉此傳會。亦《孝經》實本夏法，而說《孝經》者乃引五行以比傳證成之歟。又〈藝文志〉有于長《天下忠臣》九篇，入陰陽家。說者每以為疑。按董言地之事天，可謂大忠。又言五行者，乃忠臣孝子之行。于長書蓋傳此為義，故入陰陽家。⁸

章氏稱「孝經本夏法」者，別有另一篇專論⁹，以《孝經》為夏禹治理天下之經典。本其有此說，於是指摘董仲舒「以五行比附君臣父子」是傳會

⁷ 清 Qing · 臧琳 Zang Lin 撰，《經義雜記》*Jingyi zaji*（上海[Shanghai]：上海書店[Shanghai shudian]，1961年影印清阮元編《皇清經解》本[Yingyin Qing Ruan Yuan bian Huangqing jingjie ben]），卷 201[juan 201]，頁 1955。

⁸ 章太炎 Zhang Taiyan，《膏蘭室劄記》*Gaolanshi Daji*，《章太炎全集》*Zhang Taiyan quanji*（上海[Shanghai]：人民出版社[Renmin chubanshe]，1985年），卷 1[juan 1]，頁 299-300。

⁹ 章太炎 Zhang Taiyan，《膏蘭室劄記》*Gaolanshi Daji*，頁 274-276。

之辭，傍通陰陽家之義。《孝經》作於何世何人雖無論定，蓋出於秦儒之手¹⁰，並非如章氏所言的「夏法」。但是，章氏明確董仲舒以「五行」發明《孝經》義，稱其為「說《孝經》」的一家，則不失為明見。

清季王仁俊（1866-1913）在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》輯《孝經董氏義》一卷¹¹，其文全從臧琳書。而現今各種代表書錄所輯，俱以王氏所輯為出據¹²。

清代以前明言董仲舒有「孝經義」的著述者，大致不出以上四家。不過，除以上四家所舉〈五行對〉的《孝經》句之外，《春秋繁露》別有《孝經》句多處可見，是以上幾家未察覺到的。

¹⁰ 關於《孝經》的作者問題，古今說法不一，有孔子作（班固說）、曾子作（司馬遷說）、曾子後學作（朱熹說）、孔子後學七十子作（司馬光說）、子思作（王應麟說）、孟子門徒作（王正己說）、漢儒偽作（姚際恒說）等不同說法。筆者探討前人研究成果以及根據出土文獻考察，基於其成立「不會比《呂氏春秋》成書更早」以及根據「孔鮒藏匿《孝經》，項羽妾墓發掘出《孝經》」等證實其秦末張楚之際的存在，推論該書出自秦代儒生之手。而漢代以後流傳的今古文，以「十八章」為「今文」、「二十二章」為「古文」者，乃是沿用《漢書·藝文志》的說法，蓋同一祖本經過不同的傳播途徑而分化為數種，非指原本有「今文」「古文」兩書。參看莊兵 Zhuang Bing, 〈孝經の成立とその契機〉“Koukyou no seiritu to sono keiki”, 《日本中國學會報》[*Nippon Chugoku Gakkai Ho*]第 54 集[no. 54] (2002 年 10 月), 頁 1-15。

¹¹ 清 Qing · 王仁俊 Wang Renjun 輯, 《孝經董氏義》*Xiaojing Dongshi yi*, 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》*Yuhan sanfang jiyishu xubian* (上海[Shanghai]: 古籍出版社[Guji chubanshe], 1989 年據上海圖書館藏稿本縮微卷[Shanghai tushuguan cang gaoben suoweijuan]), 頁 65 下-66 上。

¹² 如上海印書館 Shanghai yinshuguan 編, 〈經部·孝經類〉“Jingbu · Xiaojing lei”, 《中國叢書總錄》[*Zhongguo congshu zonglu*]冊 2 [vol. 2] (北京[Beijing]: 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, 1961 年); 王紹曾 Wang Shaozeng 主編, 《清史稿藝文志拾遺》*Qingshigao yiwenzhi shiyi* (北京[Beijing]: 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, 2000 年); 臺灣國立編譯館 Tanwan guoli bianyiguan 編, 〈孝經目錄〉“Xiaojing mulu”, 《十三經論著目錄(七)》[*Shisanjing luozhu mulu (qi)*] (臺北[Taipei]: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[Hongye wenhua shiye youxian gongsi], 2000 年)等皆以此題目收錄; 唐晏 Tang Yan, 〈孝經學案〉“Xiaojing xuean”, 《兩漢三國學案》*Lianghan sango xuean* (北京[Beijing]: 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, 1986 年)所錄亦全文襲王氏《續編》。

廣收古籍中《孝經》遺文以輯錄成篇的學者，另有丁晏（1794-1875）、皮錫瑞（1850-1908）等人，其中，以丁晏徵引《春秋繁露》的《孝經》句為最廣博。皮氏援其引文作《孝經鄭注疏》以證明《鄭注孝經》為鄭玄本人之作¹³。而丁晏則為了證明《孝經》存於漢代以前作於孔子，從而遍徵《呂氏春秋》、《新語》、《風俗通》、《說苑》等秦漢間的諸子遺文，著《孝經徵文》¹⁴一卷。其於《春秋繁露》引《孝經》句處，共採出六條：

於〈三才章〉錄「〈五行對〉篇引河間獻王謂溫城董君曰《孝經》曰，夫孝，天之經，地之義，民之行也」、「〈為人者天地〉篇引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」、「〈為人者天地〉篇引先之以博愛」三條。

於〈聖治章〉錄「〈五行對〉篇引行思可樂，容止可觀」一條。

於〈應感章〉錄「〈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〉篇引《孝經》之語曰事父孝故事天明」、「〈為人者天地〉篇引雖天子必有尊也，必有先也」二條。

不過，丁氏的旁徵博引，只於徵引《春秋繁露》有《孝經》句處其論即止，於《孝經》之有「董氏義」者竟不明，是為其憾。

縱觀前列諸家的著述，在論證《春秋繁露》中有董仲舒發明的「孝經義」一點上，或者是「明義」而不遍察，乃臧氏、章氏之屬；或者是「博引」反不明義，則是皮氏、丁氏之屬。而在《春秋繁露》中，更有丁晏集未盡的《孝經》句，並且前後相連渾然成一論，又有失傳過半之嫌者種種，則更無復見先學有所考察。未盡之處，以下另設章論述。

¹³ 清 Qing · 皮錫瑞 Pi Xirui, 《孝經鄭注疏》 *Xiaojing Zheng zhushu* (臺北[Taipei]: 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, 1966 年影印皮氏師伏堂自刻本[Yingyin Pishi Shifutang zikeben]), 頁 18。

¹⁴ 清 Qing · 丁晏 Ding Yan, 《孝經徵文》 *Xiaojing zhengwen* (臺北[Taipei]: 藝文印書館[Yiwen yinshuguan], 1965 年影印王先謙編《皇清解經續編》本[Yingyin Wang Xianqian bian Huangqing jingjie xubian ben]), 卷 847[juan 847], 頁 9801 下-9803 上。

二、再考《春秋繁露》所見《孝經》句

丁晏列《春秋繁露》所見《孝經》諸句，除〈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篇〉¹⁵引「《孝經》之語曰事父孝故事天明」一條之外，皆出自〈五行對〉及〈爲人者天〉兩篇。本稿以《四部叢刊》所收《春秋繁露》爲底本，將兩篇本文、連卷屬、篇名、並中間闕篇，具引錄如下。本文中加旁點的地方爲所見《孝經》句；又如「□□第三十九」等爲代替所闕篇名；又各段前加番號，以便於檢索。

卷第十

……（略）

五行對第三十八

a)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：「《孝經》曰：夫孝，天之經，地之義。何謂也？」對曰：「天有五行：木，火，土，金，水是也。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。水爲冬，金爲秋，土爲季夏，火爲夏，木爲春。春主生，夏主長，季夏主養，秋主收，冬主藏，藏，冬之所成也。是故父之所生，其子長之；父之所長，其子養之；父之所養，其子成之。諸父所爲，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，不敢不致如父之意，盡爲人之道也。故五行者，五行也。由此觀之，父授之，子受之，乃天之道也。故曰：夫孝者，天之經也。此之謂也。」王曰：「善哉！天經既得聞之矣，願聞地之義。」對曰：「地出雲爲雨，起氣爲風，風雨者，地之所爲，地不敢有其功名，必上之於天，命若從天氣者，故曰天風天雨也，莫曰地風地雨也；勤勞在地，名一歸於天，非至有義，其庸能行此；故下事上，如地事

¹⁵ 關於此篇，先學以爲非董仲舒文，《史記·儒林傳》有「孝景時，轅固生爲博士，與黃生論湯武受命事於景帝前」的記載。疑此即轅固生與黃生爭論之語而後人誤採入《繁露》。參考清 Qing·蘇輿 Su Yu 撰，鐘哲 Zhong Zhe 點校，《春秋繁露義證》Chunqiu fanlu yizheng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92 年），頁 219-221。

天也，可謂大忠矣。土者，火之子也，五行莫貴於土，土之於四時，無所命者，不與火分功名；木名春，火名夏，金名秋，水名冬，忠臣之義；孝子之行取之土，土者，五行最貴者也，其義不可以加矣。五聲莫貴於宮，五味莫美於甘，五色莫盛於黃，此謂孝者地之義也。」王曰：「善哉！」

b) 衣服容貌者，所以悅目也，聲音應對者，所以悅耳也，好惡去就者，所以悅心也。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，則目悅矣；言理應對遜，則耳悅矣；好仁厚而惡淺薄，就善人而遠僻鄙，則心悅矣。故曰：行思可樂，容止可觀。此之謂也。¹⁶

□□第三十九

[闕文]

□□第四十

[闕文]

卷第十一

爲人者天第四十一

c) 爲生不能爲人，爲人者，天也，人之人本於天，天亦人之曾祖父也，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。人之形體，化天數而成；人之血氣，化天志而仁；人之德行，化天理而義；人之好惡，化天之暖清；人之喜怒，化天之寒暑；人之受命，化天之四時；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，春秋冬夏之類也。喜，春之答也，怒，秋之答也，樂，夏之答

¹⁶ 案此段文字，蘇輿依〈凌本〉從張惠言說移至〈爲人者天〉末段，理由是「與此篇同類」，筆者案：亦不盡然，此段文字雖與〈五行對〉闡述主體不似同類，與〈爲人者天〉闡述主題亦不同類。蘇輿言「各本在〈五行對〉篇末」，則證明此段文字在諸種古傳版本原來的位罝本就在〈五行對〉末段，斷然劃歸〈爲人者天〉末段實無根據。參照《春秋繁露義證》Chunqiu fanlu yizheng，頁 320。

也，哀，冬之答也，天之副在乎人，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，故曰受，由天之號也。爲人主也，道莫明省身之天，如天出之也，使其出也，答天之出四時，而必忠其受也，則堯舜之治無以加，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，故曰：非道不行，非法不言。此之謂也。

d) 傳曰：唯天子受命於天，天下受命於天子，一國則受命於君。君命順，則民有順命；君命逆，則民有逆命；故曰：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。此之謂也。

e) 傳曰：政有三端：父子不親，則致其愛慈；大臣不和，則敬順其禮；百姓不安，則力其孝弟。孝弟者，所以安百姓也，力者，勉行之，身以化之。天地之數，不能獨以寒暑成歲，必有春夏秋冬；聖人之道，不能獨以威勢成政，必有教化。故曰：先之以博愛，教以仁也；難得者，君子不貴，教以義也；雖天子必有尊也，教以孝也；必有先也，教以弟也。此威勢之不足獨特，而教化之功不大乎！

f) 傳曰：天生之，地載之，聖人教之。君者，民之心也，民者，君之體也；心之所好，體必安之；君之所好，民必從之。故君民者，貴孝弟而好禮義，重仁廉而輕財利，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，生善於下矣。故曰：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。此之謂也。¹⁷

a) 段明顯是溫城董仲舒爲河間獻王講解《孝經》經義的對話記錄¹⁸。河間獻王問《孝經》「夫孝，天之經，地之義」是什麼意思，董仲舒於是

¹⁷ 漢 Han · 董仲舒 Dong Zhongshu, 《春秋繁露》 *Chunqiu fanlu* (上海[Shanghai]: 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, 1929 年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上海涵芬樓影印武英殿聚珍本[Sibu Congkan · Chubian · Jingbu Shanghai Hanfenlou yingyin Wuyingdian juzhen ben]), 冊 51 [vol. 51], 頁 17-20。

¹⁸ 蓋獻王問董仲舒《孝經》義是景帝中元二年(前 148)十月的事。此據劉汝霖 Liu Rulin, 《漢晉學術編年》 *Han Jin xueshu biannian* (香港[Hong Kong]: 中文出版社[Zhongwen chubanshe], 1975 年)之說。另案，河間獻王，《漢書·景十三王傳》云：「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，修學好古，實事求是。從民得善書，必為好寫與之，留其真，加金

以「五行相生」之義比附「天之經」說：「……故曰，夫孝者，天之經也。此之謂也」，以「天尊地卑」之義比附「地之義」說：「……此謂孝者地之義也。」這是為證明子從父、臣事君本於天的一個道理。

關於 b) 段，首先，「行思可樂，容止可觀」句與今日所傳《今文孝經》此處不同。臧琳辯之說：

《今文孝經》作容止可觀，進退可度，董所述蓋古文也。進退可度與容止可觀意復，董子所述者是。¹⁹

臧氏稱董述「古文」者，從上文記錄答河間獻王所問來看，董仲舒所引用《孝經》經句，很可能是今日所不見的漢代以後失傳的「河間本《孝經》」。

《孝經》流傳至漢初除「挾書令」被獻上朝廷的版本有二，其一為孔家藏匿的「二十二章」本，此本於漢代以後亡佚，隋世出現的《古文孝經孔安國傳》，係屬六朝人偽作。其二為河間人顏芝所藏「十八章」本。據《隋書·經籍志》記載：「遭秦焚書，為河間人顏芝所藏。漢初，芝子貞出之，凡十八章」。結合以上兩說，這本由河間學者顏貞獻上朝廷的「十八章」本，極可能與董仲舒從河間獻王所見河間本《孝經》同源。此本被獻上前漢朝廷以後，由「長孫氏」等五家博士官講授於朝廷。後經劉向參酌《古文孝經》刪除經文中的繁惑校成定本，至後漢馬融、鄭玄等曾為之

帛賜以招之。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，或有先祖舊書，多奉以奏獻王者，故得書多，與漢朝等。……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，《周官》、《尚書》、《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之屬，皆經傳說記，七十子之徒所論。其學舉六藝，立毛《氏詩》、《左氏春秋》博士。修禮樂，被服儒術，造次必於儒者。山東諸儒者多從而遊」。漢 Han · 班固 Ban Gu 撰，唐 Tang · 顏師古 Yan Shigu 校，《漢書·景十三王傳》 *Hanshu · Jingshisanwang zhuan*，頁 2410。《漢書》記述雖未言及獻王得到《孝經》之事，但《春秋繁露·五行對》記述的內容來看，河間獻王與《孝經》的傳授亦有關聯。¹⁹ 清 Qing · 臧琳 Zang Lin，《經義雜記》 *Jingyi zaji*，《皇清經解》 *Huangqing jingjie*，卷 201[*juan 201*]，頁 1955。

作過注，唐代玄宗皇帝又以鄭玄注為底本撰《御注孝經》流傳至今。後世多沿用《漢書·藝文志》的說法，一般將此「十八章」本稱作《今文孝經》。

據此，臧琳所指出的「董所述蓋古文」，很可能就是被劉向刪除或是修訂之前的河間本《孝經》的原文，從以下的內容，則可以更明顯地看出來。

蓋 e) 段：

先之以博愛（三才章），教以仁也；難得者，君子不貴（聖治章），教以義也；雖天子必有尊也（應感章），教以孝也；必有先也（應感章），教以弟也。

的句子也是引自《孝經》，在前一節丁晏已有言及。但是，看這段話的表述，則散見於《孝經》之〈三才〉、〈聖治〉、〈應感〉三章，與流傳到今日的「今古文」本的經句俱不同（參照下文中加旁點處），列舉相關語句如下²⁰：

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，是故先之以博愛。而民莫遺其親；陳之於德義，而民興行；先之以敬讓，而民不爭；導之以禮樂，而民和睦；示之以好惡，而民知禁。²¹

以順則逆，民無則焉。不在於善，而皆在於凶德。雖得之，君子不貴也。君子則不然，言思可道，行思可樂，德義可尊，作事可法，容止可觀，進退可度，以臨其民。是以其民畏而愛之，則而

²⁰ 本稿徵引《孝經》經句用唐 Tang·玄宗皇帝 Xuanzong huangdi 御注，宋 Song·邢昺 Xing Bing 疏，《孝經注疏》*Xiaojing zhushu*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80 年影印清阮元校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[Yingyin Qing Ruan Yuan jiaoke Shisanjing zhushu ben]）。

²¹ 唐 Tang·玄宗皇帝 Xuanzong huangdi 御注，宋 Song·邢昺 Xing Bing 疏，《孝經注疏·三才章》*Xiaojing zhushu·Sancai zhang*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80 年影印清阮元校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[Yingyin Qing Ruan Yuan jiaoke Shisanjing zhushu ben]），頁 2550 中。

象之。故能成其德教，而行其政令。²²

子曰：昔者明王事父孝，故事天明；事母孝，故事地察；長幼順，故上下治；天地明察，神明彰矣。故雖天子必有尊也，言有父也；必有先也，言有兄也；宗廟致敬，不忘親也；修身慎行，恐辱先也。宗廟致敬，鬼神著矣。孝悌之至，通於神明，光於四海，無所不通。²³

由於《孝經》是徵引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左傳》等雜撰而成，因而於行文編排上，明顯可以看出不自然的地方。朱熹（1130-1202）曾於〈三才〉、〈聖治〉兩章相應之處，分別作過指摘。他在〈三才章〉說：

其曰所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，愈不相應，疑亦裂取他書成文而強加裝綴。²⁴

在〈聖治章〉說：

以順則逆以下又雜取《左傳》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，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又失。²⁵

又說：

²² 唐 Tang · 玄宗皇帝 Xuanzong huangdi 御注，宋 Song · 邢昺 Xing Bing 疏，《孝經注疏·聖治章》*Xiaojing zhushu · Shengzhi zhang*，影印清阮元校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[Yingyin Qing Ruan Yuan jiaoke Shisanjing zhushu ben]，頁 2554 中。

²³ 唐 Tang · 玄宗皇帝 Xuanzong huangdi 御注，宋 Song · 邢昺 Xing Bing 疏，《孝經注疏·聖治章》*Xiaojing zhushu · Shengzhi zhang*，影印清阮元校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[Yingyin Qing Ruan Yuan jiaoke Shisanjing zhushu ben]，頁 2559 中。

²⁴ 南宋 Nan Song · 朱熹 Zhu Xi，《孝經刊誤》*Xiaojing kanwu*（臺北[Taipei]：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，1986 年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[Wenyuange Siku quanshu yingyin guoli Gugong bowuyuan cangben]），冊 182 [vol. 182]，頁 106 上。

²⁵ 南宋 Nan Song · 朱熹 Zhu Xi，《孝經刊誤》*Xiaojing kanwu*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[Wenyuange Siku quanshu yingyin guoli Gugong bowuyuan cangben]，冊 182[vol. 182]，頁 108 上。

如以順則逆，民無則焉；不在於善，而皆在於凶德。是季文子之辭，卻云雖得之，君子所不貴，不知論孝卻得個甚底，全無交涉。如言思可道，行思可樂一段，是北宮文子論令尹之威儀，在《左傳》中自有首尾，載入《孝經》都不接續，全無義理。²⁶

朱子所批確鑿，無須更言。即如〈應感章〉「雖天子必有尊也，言有父也。必有先也，言有兄也」句，亦似解說〈五行對〉e)段「雖天子必有尊也，教以孝也；必有先也，教以弟也。」的《孝經》辭。且e)段的引文，為天子以「博愛、不貴、有尊、有先」，教以「仁、義、孝、弟」，辭順意明，更近原文。《孝經》有篇簡舛亂的地方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以下歷代書志皆有指摘。此處董仲舒所引《孝經》語，亦極可能是被劉向刪除或是修訂之前的漢初河間本《孝經》原文。但是，對此，還有待新資料的確證。

另察，〈五行對〉b)段至引《孝經》「故曰：行思可樂，容止可觀。此之謂也」以前之語，別見於《韓詩外傳》卷一，茲錄如下，以資比照：

傳曰：衣服容貌者，所以說目也，應對言語者，所以說耳也，好惡去就者，所以說心也。故君子衣服中，容貌得，則民之目悅矣；言語遜，應對給，則民之耳悅矣；就仁去不仁，則民之心悅矣。²⁷

比較這段文字與〈五行對〉b)文，除若干語句的出入外幾近相同。韓嬰是孝文帝時的博士，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。而董仲舒是景帝時為博士，韓嬰（約 200-130 BC）活躍年代稍早於董仲舒。《漢書·儒林傳》記載董

²⁶ 南宋 Nan Song · 黎靖德 Li Jingde 編，王星賢 Wang Xingxian 點校，《朱子語類》*Zhuzi yulei*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86年），冊6[vol. 6]，卷82[*juan* 82]，頁1142。

²⁷ 漢 Han · 韓嬰 Han Ying，《韓詩外傳》*Hanshi waizhuan*，卷1[*juan* 1]（上海[Shanghai]：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，1929年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上海涵芬樓影印明沈氏野竹齋刊本[*Sibu Congkan Sibū Congkan · Chubian · Jingbu Shanghai Hanfenlou yingyin Ming Shenshi Yezhuzhai kanben*]，冊46[vol. 46]），頁15右。

仲舒與韓嬰曾在武帝前辯論，「其人精悍，處事分明，仲舒不能難。」其學對董仲舒也有影響，《春秋繁露》中多見引《韓詩外傳》語句，〈五行對〉b)段至引《孝經》語以前之文顯然亦援自此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韓詩外傳》於此句首有「傳曰」二字，正可補〈五行對〉b)段的闕文。

關於〈五行對〉a)與b)兩段之間有闕文的嫌疑，臧琳亦有察覺，於a)段末注云：「此下當有王問之」一句(參見本章前一節引文中臧注)。察b)段末尾「故曰：行思可樂，容止可觀。此之謂也」的文言表現，與前段a)「河間獻王問」云云、答之「故曰：云云。此之謂也」的體例相同，應原為問答的對話。很可能是後人編輯《春秋繁露》時，有所刪省。那麼，b)段亦或為董仲舒答獻王問《孝經》之辭可知。

此種體例，又見於〈為人者天〉的各段(c, d, e, f)中：

於c)段有，「故曰：非道不行，非法不言。此之謂也」之答辭；

於d)段有「傳曰：……故曰：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。此之謂也」之答；

於e)段有「傳曰：……故曰：先之以博愛，教以仁也；難得者，君子不貴，教以義也；雖天子必有尊也，教以孝也；必有先也，教以弟也」之答；

於f)段有「傳曰：……故曰：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。此之謂也」之答。

統觀以上〈五行對〉至〈為人者天〉兩篇各段的體例，齊整至此，實可為之驚嘆。如果斷言其俱為董仲舒答河間獻王所問《孝經》經義的對答之辭，又以a)段之外不見問語，不免冒突言之嫌。即如丁晏所徵止在引文實又是不察，則以此〈五行對〉至〈為人者天〉各卷為董仲舒所作的「孝經義」，則正可補王氏所輯未盡之《孝經董氏義》矣。

三、董仲舒「孝經義」的成書

前章所列《春秋繁露》兩篇各段(a, b, c, d, e, f)的體例，在《韓詩外傳》則通篇可以看到。以下舉二、三例，以資比照。

傳曰：孔子云，美哉！顏無父之御也。馬知後有與而輕之，知上有人而愛之，……詩曰：「執轡如組，兩驂如舞。」此之謂也。²⁸

傳曰：舜彈五弦之琴，以歌南風，而天下治。……詩曰：「維南有箕，不可以簸揚；維北有鬲，不可以挹酒漿。」言有位無其事也。²⁹

傳曰：天子居廣廈之下，帷帳之內，旃茵之上，……詩曰：「先民有言，詢於芻蕘。」此之謂也。³⁰

韓嬰推《詩》意作《內外傳》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有收錄。後《韓詩內傳》失傳，今存《韓詩外傳》。王世貞認為《韓詩外傳》的特點是「《外傳》引詩以證事，非引事以證詩」³¹，這是以後世注經之法理解《韓詩外傳》解經之法的結果。就是說，《韓詩外傳》仍然殘留著早期儒家以講經說意為主要傳經形式的痕跡。上文中以「傳曰云云」開論，以「詩曰云云」，或附加「此之謂也」作結論的表述形式，那麼，「傳曰云云」的部分，便是一種對《詩》的經義的講述。雖與後世對「經」施「注、疏」的形式不同，於衍說經義、發明新旨的目的是共通的。

²⁸ 漢 Han·韓嬰 Han Ying，《韓詩外傳》*Hanshi waizhuan*，卷 2[juan 2]，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 congkan·Chubian·Jingbu*]，冊 46[vol. 46]，頁 24 左。

²⁹ 漢 Han·韓嬰 Han Ying，《韓詩外傳》*Hanshi waizhuan*，卷 4[juan 4]，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 congkan·Chubian·Jingbu*]，冊 46[vol. 46]，頁 65 右。

³⁰ 漢 Han·韓嬰 Han Ying，《韓詩外傳》*Hanshi waizhuan*，卷 5[juan 5]，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 congkan·Chubian·Jingbu*]，冊 46[vol. 46]，頁 97 右。

³¹ 清 Qing·紀昀 Ji Yun 等編，《四庫全書總目·經部·詩類二》*Siku quanshu zongmu·jingbu·shilei er*（臺北[Taipei]：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，1983 年），頁 1-361 上。

古代受書寫材料等的限制，衍說經義之法不如後世規則。如《墨子》有〈經上下〉，有與此別行的〈經說上下〉，〈經說〉即是對〈經〉的解釋，如〈經上〉云：

故，所得而後成也。³²

在〈經說上〉則有：

故，小故，有之不必然；無之必不然。大故，有之必無然，若見之成見也。³³

等字樣的釋義之辭，這是以「經說」解釋「經」，所以知道有「經」、「注」分篇的體例。

又如，《毛詩·鹿鳴之什》：

鹿鳴，燕群臣嘉賓也。既飲食之，又實幣帛筐篚，以將其厚意，然後忠臣嘉賓，得盡其心矣。

之後有：

鹿鳴三章，章八句。³⁴

云云的語注，這樣的表述可以在《毛詩》全篇中得見，是知亦有「經」、「注」同篇的體例。

³² 戰國 Zhanguo·墨翟 Mo Di，《墨子》*Mozi*（上海[Shanghai]：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，1929年《四部叢刊》上海涵芬樓影印明嘉靖刻本[Sibu Congkan Shanghai Hanfenlou yingyin Ming Jiaping keben]〈初編·子部〉[Chubian·Zibu]，冊414[vol. 414]），頁29右。

³³ 戰國 Zhanguo·墨翟 Mo Di，《墨子》*Mozi*，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子部》[Sibucongkan·Chubian·Zibu]，冊414[vol. 414]，頁24右。

³⁴ 漢 Han·毛亨 Mao Heng 傳，鄭玄 Zheng Xuan 箋，唐 Tang·孔穎達 Kong Yingda 正義，《毛詩正義》*Maoshi zhengyi*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80年影印清阮元校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[Yingyin Qing Ruan Yuan xiaoke Shisanjing zhushu ben]），頁406上-中。

而《韓詩外傳》以「傳」說「經」義的體例，又可見於《新語》、《說苑》、《白虎通德論》等通兩漢諸子經傳中。蓋此種體例，亦為漢世儒家注經之法，與後世採用「經下施注」為纂經體例不同³⁵。本稿所舉《春秋繁露》之〈五行對〉及〈為人者天〉兩篇體例與《韓詩外傳》相同，且各段所論皆為董仲舒發明「孝經義」，可以認為，這兩篇是董仲舒為專論「孝經義」而設之篇。

《春秋繁露》並非董仲舒所撰的原書，但還是有其源可尋的。當「六經」傳至漢世，經義乖絕，《詩》分《齊》、《魯》、《韓》、《毛》為四，《春秋》開《左氏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《鄒氏》、《夾氏》成五³⁶；韓嬰說《韓詩》，遂有《內外傳》；而述《公羊》者，有仲舒「說《春秋》事得失，〈聞舉〉、〈玉杯〉、〈蕃露〉、〈清明〉、〈竹林〉之屬」³⁷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載《董仲舒書》百二十三篇，《公羊董仲舒治獄》十六篇，不見《春秋繁露》之名。其名始見於《隋書·經籍志》錄「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十七卷」之語。

又，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云：

仲舒所著，皆明經術之意，及上疏條教，凡百二十三篇。而說《春

³⁵ 蓋「經下施注」始於後漢的馬融。賈公彥《序周禮廢興》云：「先漢經自為經，傳自為傳，自馬融注《周禮》，省學士之兩讀，以傳連經」。所謂「以傳連經」，即就經施注，經注同書。前漢以前通行的寫經方式是經傳各自成卷，到了後漢馬融的時代，為了節省經注對照的麻煩，開始直接在經文下寫入注解。自然，為了明確哪是經哪是注，採用字分大小，或分兩色的方法。而經文用大字，注文用小字則成為後來的通行方式。而以字色區分的例子也可見，如《孔傳》序文中有「朱以發經，墨以起傳」的說法，這可以理解為《孔傳》的經文用朱色寫，傳文用墨色寫。《經典釋文·序錄》言「以墨書經本，朱字辯注，用相分別，使較然可求」，朱墨兩用的目的，顯然是區分經注，防止彼此混同。

³⁶ 漢 Han·班固 Ban Gu 撰，唐 Tang·顏師古 Yan Shigu 校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*Hanshu·Yiwenzhi*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62年），頁1707。

³⁷ 漢 Han·班固 Ban Gu，唐 Tang·顏師古 Yan Shigu 校，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*Hanshu·Dong Zhongshu zhuan*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62年），頁2525。

秋》事得失，〈聞舉〉、〈玉杯〉、〈蕃露〉、〈清明〉、〈竹林〉之屬，復數十篇，十餘萬言，皆傳於後世。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於篇。³⁸

由此可知，「百二十三篇」中並不是都是說《春秋》之義的。〈本傳〉中也明言，「百二十三篇」有「明經術之意」之篇章，有「上疏條教」之篇章，有「說《春秋》事得失」之篇章。

考察《春秋繁露》中，明「六經」之意的篇章，可舉〈楚莊王〉第一；明《孝經》之意，可舉〈五行對〉第三十八、〈為人者天〉第四十一；明「陰陽五行之術」的篇章，可舉〈五行之義〉第四十二、〈陽尊陰卑〉第四十三、〈陰陽位〉第四十七、〈陰陽終始〉第四十八等諸篇。「說《春秋》事得失」者，可舉〈楚莊王〉第一、〈玉杯〉第二、〈竹林〉第三、〈玉英〉第四、〈精華〉第五、〈王道〉第六、〈滅國上〉第七、〈滅國下〉第八等諸篇。「上疏條教」者，可舉〈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〉第三十二、〈郊事對〉第七十一等篇。如此，則可以說《春秋繁露》本來是出自「百二十三篇」。

胡應麟（1551-1602）以《春秋繁露》為《董仲舒》百二十三篇及《公羊董仲舒治獄》十六篇之合籍³⁹，又有近人金德建反論胡氏此論，以〈本傳〉中所記〈百二十三篇〉及《公羊治獄十六篇》之外「復數十篇」為《春秋繁露》，也是可資之說⁴⁰。那麼，用《春秋繁露》為董仲舒平生所著之殘卷的說法，好像較為妥當。

³⁸ 漢 Han·班固 Ban Gu 撰，唐 Tang·顏師古 Yan Shigu 校，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*Hanshu · Dong Zhongshu zhuan*，頁 2525。

³⁹ 明 Ming·胡應麟 Hu Yinglin，《少室山房筆叢·九流緒論》*Shaoshisan fang bicong · Jiuliu xulun*（上海[Shanghai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58 年），頁 360。

⁴⁰ 金德建 Jin Dejian，《古籍叢考》*Guji congkao*（上海[Shanghai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82 年），頁 108。

諸如此等，關於《春秋繁露》的成書，雖分歧種種，在關於「作者與內容皆不偽、唯定書名欠妥當」之處，則是諸說共同肯定的地方⁴¹。「〈聞舉〉、〈玉杯〉、〈蕃露〉、〈清明〉、〈竹林〉」諸篇，隋世以後皆入《春秋繁露》，而董仲舒以治《公羊春秋》學名顯於漢世，後世所存董仲舒書的殘卷，遂取〈蕃露〉冠以「《春秋》」，董氏「孝經義」，於是由此而失復辯之機。

最後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本稿第貳節第二項所錄《春秋繁露》的本文中，更有「第十卷」末「□□第三十九」、「□□第四十」兩篇闕文之處。既已闕失，古來便無人問津其所云矣。案《隋志》、《唐志》見「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十七卷」，今日傳本卷數也同此。兩《志》也並未言有闕文。宋代編成的《崇文總目》、晁公武（約 1105-1180）《郡齋讀書志》亦有相似之言，仍不見直言有「闕文」之論。⁴²

言「闕文」者，首見陳振孫（約 1183-約 1262）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其記云：

案《隋唐》及《國史志》卷皆十七，《崇文總目》凡八十二篇，館閣書目止十卷，萍鄉所刻亦才三十七篇。今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，卷篇皆與前《志》合。然亦非當時本書也，先儒疑辯詳矣。……又有寫本作十八卷，而但有七十九篇。攷其篇次皆合，但前本〈楚莊王〉在第一卷首，而此本乃在卷末，別為一卷。前本雖八十三

⁴¹ 清 Qing·張心澂 Zhang Xincheng，《偽書通考》 *Weishu tongkao*（上海[Shanghai]：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，1939年），頁 416。

⁴² 如《郡齋讀書志》云：「今溢而為八十二篇文，通名《繁露》，皆未詳，《隋》《唐》卷目與今同，但多訛舛」。南宋 Nansong·晁公武 Cao Gongwu 編，《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》 *Zhaode xiansheng Junzhai dushuzhi*，（上海[Shanghai]：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，1929年《四部叢刊·三編·史部》上海涵芬樓影印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宋淳祐袁州刊本[*Sibu Congkan·Sanbian·shibu* Shanghai Hanfenlou yingyin Beiping Gugong Bowuyuan tushuguan cang Song Cunyou Yuan Zhou kanben]），冊 29[vol. 29]，頁 32 左。

篇，而闕文者三，實七十九篇也。⁴³

陳振孫記述樓攻媿（1137-1213）所得「景憲本」「寫本」兩種本，皆存七十九篇，闕文三篇。只「景憲本」〈楚莊王〉篇在卷首，「寫本」乃在卷末，別為一卷之區別而已。又言兩種本「考其篇次皆合」，今日所見《春秋繁露》諸本與此相同，則可知所闕「第十卷」末「□□第三十九」、「□□第四十」篇及「第十二卷」末「□□第五十四」，是於宋世亡失⁴⁴。所闕篇目俱在卷本之末，紛失容易，亦盡理在情。

不過，所見寫本不失篇次，則所闕「第三十九篇，第四十篇」本來是在「〈五行對〉第三十八篇」與「〈為人者天〉第四十一篇」之間，因其篇在卷末而脫落的。那麼，可知這兩篇也是董仲舒述「孝經義」之文⁴⁵。

⁴³ 南宋 Nan Song · 陳振孫 Chen Zhensun 撰，徐小蠻 Xu Xiaoman，顧美華 Gu Meihua 點校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*Zhizhai shulu jieti*（上海[Shanghai]：古籍出版社[Gujichubanshe]，1987年），頁55。

⁴⁴ 據《鄞縣通志》記載，潘景憲的八十二篇《春秋繁露》，蓋樓鑰晚年所得而失散於南末。樓鑰（1137-1213），字大防，又字啟伯，號攻媿主人，南宋鄞縣人。隆興元年進士。乾道五年（1169），以隨員身份使金，任書狀官。紹熙元年（1190）任起居郎兼中書舍人。因反對韓侂胄，推崇朱熹，一度被罷，逐回鄉里於月湖南岸（今寧波市桂芳橋巷與梅園巷之間）建「東樓」。其素好藏書，凡精槧著本、刻本、抄本，必一一收藏，親手校讎。歷幾十年之聚集，東樓藏書逾萬卷。到了南宋末年，元兵南下，東樓藏書終隨改朝換代而漸漸散失。至明末更全數敗落，舊宅多歸王家墩湯氏所有。

⁴⁵ 筆者檢《太平御覽》所引《春秋繁露》未見之佚文，共得六句，疑為闕篇之逸文。本稿用北宋 Bei Song · 李昉 Li Fang 等編，《太平御覽》*Taiping yulan*（上海[Shanghai]：商務印書館[Sangwuyinshuguan]，1929年《四部叢刊》上海涵芬樓影印日本靜嘉堂藏宋本[Sibucongkan Shanghai Hanfenlou yingyin Japan Seikado cang Songben]）。列舉如下：(1)董子曰：為天子，不可不承天意，必順其道然後為安。見《太平御覽》*Taiping yulan*，卷76[juan 76]，冊16[vol. 16]，頁6左（案：疑此句釋〈開宗明義章〉「先王有至德要道，以順天下」）；(2)董仲舒答問曰：三皇，三才也。五帝，五常也。三王，三明也。五霸，五嶽也。見《太平御覽》*Taiping yulan*，卷77[juan 77]，冊16[vol. 16]，頁11左（案：疑此句為答獻王辭）；(3)董生書曰：禮者，天所為也。文者，人所為謂之禮。禮者，因人情以為節文，以救其亂也。夫刑者，水之防也。禮者，人之防也。刑，防其末。禮，防其本也。見《太平御覽》*Taiping yulan*，卷523[juan 523]，冊78[vol. 78]，

看〈五行對〉、〈爲人者天〉等篇名，都是因便而制，未必是原題。如《春秋繁露》有〈郊語〉、〈郊義〉、〈郊祭〉、〈四祭〉、〈郊祀〉五篇，其實原來爲一篇⁴⁶，所以說，原本必非有題。

由此可知，《春秋繁露》所見「〈五行對〉第三十八篇」、「□□第三十九篇」、「□□第四十篇」、「〈爲人者天〉第四十一篇」，實際是董仲舒所作的「孝經義」四篇。《漢書·藝文志·孝經類》載「雜傳四篇」，不詳所云。既如之，稱如上所錄《春秋繁露》中四篇爲「董氏孝經義四篇」，則未爲不可。唯惜其存半耳。

參、董仲舒「孝經義」的思想內涵

《孝經》作爲對應統一國家的政治統治策略，通過移孝作忠、忠孝一體的理論擴展，創出君主集權的封建孝治理論。但是，這種「以天下爲家」的政治擬制，並不能使君主真正爲父，因爲孝是由親子間的血緣連帶而形成的尊親倫理，即使將孝擴展到國家、對君主強調忠孝一體，於不存在血緣關係的君臣、君民之間，何以能「孝君」這一點上，並未達成滿意的理論解答，而董仲舒通過引入「五行相生」理論對孝的「天經地義」作出新解釋，再加以「天人感應」、「王者受命」等理論的扶助，終於對《孝經》的「孝君」的論據不足，作出了理論完善。

頁 11 左；(4)董子曰：上臣事君以人，中臣事君以身，下臣事君以質。見《太平御覽》*Taiping yulan*，卷 612[juan 612]，冊 90[vol. 90]，頁 10 右（案：疑此句釋〈士章〉「以孝事君則忠」）；(5)董生書曰：禹見耕者五耦而軾。見《太平御覽》*Taiping yulan*，卷 823[juan 823]，冊 115[vol. 115]，頁 25 右；(6)董仲舒云：禹見耕者五耦而軾，過十室之十室而下，見山仰之，見穀俯之。見《太平御覽》*Taiping yulan*，卷 823[juan 823]，冊 115[vol. 115]，頁 25 右。

⁴⁶ 蘇輿引錢唐案語云：「〈郊語〉一篇，似當次〈四祭〉篇後。此下五篇實一篇也。」參照清 Qing·蘇輿 Su Yu 撰，鐘哲 Zhong Zhe 點校，《春秋繁露義證》*Chunqiu fanlu yizheng*，頁 394。

一、陰陽五行孝說

看〈五行對〉中這兩段著名的五行孝說：

天有五行，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是也。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。水爲冬，金爲秋，土爲季夏，火爲夏，木爲春。春主生，夏主長，季夏主養，秋主收，冬主藏，藏，冬之所成也。是故父之所生，其子長之；父之所長，其子養之；父之所養，其子成之。諸父所爲，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，不敢不致如父之意，盡爲人之道也。故五行者，五行也。由此觀之，父授之，子受之，乃天之道也。故曰：夫孝者，天之經也。此之謂也。⁴⁷

董仲舒以「五行」分配「春夏秋冬」，通過「五行相生」的關係，解說四季的輪回消長體現一個「父授子承」的生養原理。通過這種將自然作人格化的解釋，或是說將人倫自然化的解釋，使體現父子關係的「孝」，不僅體現人間父子的關係，而且體現自然天道的運行，即所謂「天之經」。「孝」在董仲舒的解說中，成爲體現天地人間各種「生養關係」的原理。這實則是給「孝」添上了一層可以用感官理解的象徵性含義，這樣的孝，即可作爲人間的道德來看，也可作爲天道自然的法則來看。

地出雲爲雨，起氣爲風，風雨者，地之所爲，地不敢有其功名，必上之於天，命若從天氣者，故曰天風天雨也，莫曰地風地雨也；勤勞在地，名一歸於天，非至有義，其庸能行此；故下事上，如地事天也，可謂大忠矣。土者，火之子也，五行莫貴於土，土之於四時，無所命者，不與火分功名；木名春，火名夏，金名秋，水名冬，忠臣之義，孝子之行取之土；土者，五行最貴者也，其義不可以加矣。五聲莫貴於宮，五味莫美於甘，五色莫盛於黃，

⁴⁷ 漢 Han·董仲舒 Dong Zhongshu,《春秋繁露·五行對》*Chunqiu fanlu · wuxing dui*,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congkan · Chubian · Jingbu*], 冊 51[vol. 51], 頁 17 右。

此謂孝者地之義也。⁴⁸

繼而，董仲舒將「地事天」比擬人間的「下事上」，認為「地對天」體現一種「忠臣孝子」的行為。這樣「孝」與「忠」便同以「土」為「屬性」，變成「忠孝同源」，兩者原本作為德目而各有所尊的界限，就這樣被消除了。又「五行」中「土」為最貴，所以「忠孝」也自然被說成至尊至貴的德。

通過把「忠孝」作如上「天道」意義的提昇，終於使《孝經》的「敬順的忠孝」，轉換成為董仲舒的「天道的忠孝」，「忠孝」成為天道法則，既適用於解釋天地自然關係，也適用於解釋人間社會關係。這種意義上的「忠孝」，完全超越了家族倫理以及社會倫理的規定性。

董仲舒不僅如此將「忠孝」作天道意義的提昇，並且將人與天同類，並納入「天」的組成部分，他說：

天有十端，天、地、陰、陽、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、九，與人而十者，天之數畢也。⁴⁹

在這裡，人與「天地」、「陰陽」、「五行」成了同一种性質的存在，按照這樣的邏輯推演開來，人有孝德，那麼「天地」亦有孝德；不僅如此，「陰陽」、「五行」都有了孝德。如，「夫孝，天之經，地之義」、「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之義，皆取諸陰陽之道」⁵⁰、「五行者，乃孝子忠臣之行也。」⁵¹等，就是基於這種意義的解說。這種理論發展至後漢，「孝」便

⁴⁸ 漢 Han·董仲舒 Dong Zhongshu,《春秋繁露·五行對》*Chunqiu fanlu · wuxing dui*,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congkan · Chubian · Jingbu*], 冊 51[vol. 51], 頁 18 左。

⁴⁹ 漢 Han·董仲舒 Dong Zhongshu,《春秋繁露·天地陰陽》*Chunqiu fanlu · tiandi yinyang*,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congkan · Chubian · Jingbu*], 冊 51[vol. 51], 頁 88 左。

⁵⁰ 漢 Han·董仲舒 Dong Zhongshu,《春秋繁露·基義》*Chunqiu fanlu · jiyi*,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congkan · Chubian · Jingbu*], 冊 51[vol. 51], 頁 37 右。

⁵¹ 漢 Han·董仲舒 Dong Zhongshu,《春秋繁露·五行之義》*Chunqiu fanlu · wuxing zhi yi*,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congkan · Chubian · Jingbu*], 冊 51[vol. 51], 頁 21 右

被造緯學者擡昇到「元氣混沌，孝在其中」⁵²的創造天地的終極原理了。對此將在下一節論述。

不僅如此，在董仲舒的學說中，「孝」所依據的「天」也不單單是「自然之天」，還是有意志、有人性的「人格之天」，而人與這樣的「人格之天」相溝通，便只能通過「孝」。爲什麼呢，看董仲舒如下的論述：

天地者，萬物之本、先祖之所出也。⁵³

天者，群物之祖也，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，建日月風雨以和之，經陰陽寒暑以成之。⁵⁴

天者，百神之君也，王者之所最尊也。⁵⁵

天地者，萬物之祖，先祖之所出也。⁵⁶

天者，萬物之祖，萬物非天不生。⁵⁷

董仲舒將「天」說成人類萬物的祖先，這樣的「天」就與人有了「血緣關係」，對於祖先，自然是事之以「孝」的。那麼，說「天」是人類萬物之祖有何依據呢？董仲舒提出「人副天數」、「人本於天」的理論：

⁵² 〔日〕安居香山 Kozan Yasui、中村璋八 Nakamura Shohachi 輯，《孝經左契》*Xiaojing zuoqi*，《緯書集成》*Weishu jicheng*（河北[Hebei]：人民出版社[Renming chubanshe]，1994年），頁 997。

⁵³ 漢 Han·董仲舒 Dong Zhongshu，《春秋繁露·觀德》*Chunqiu fanlu·Guande*，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congkan·Chubian·Jingbu*]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congkan·Chubian·Jingbu*]，冊 51[vol. 51]，頁 3 右。

⁵⁴ 漢 Han·班固 Ban Gu，唐 Tang·顏師古 Yan Shigu 校，《董仲舒傳》*Dong Zhongshu zhuan*，《漢書》*Hanshu*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62年），頁 2515。

⁵⁵ 漢 Han·董仲舒 Dong Zhongshu，《春秋繁露·郊義》*Chunqiu fanlu·Jiaoyi*，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congkan·Chubian·Jingbu*]，冊 51[vol. 51]，頁 57 右。

⁵⁶ 漢 Han·董仲舒 Dong Zhongshu，《春秋繁露·觀德》*Chunqiu fanlu·Guande*，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congkan·Chubian·Jingbu*]，冊 51[vol. 51]，頁 3 左。

⁵⁷ 漢 Han·董仲舒 Dong Zhongshu，《春秋繁露·順命》*Chunqiu fanlu·Shunming*，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congkan·Chubian·Jingbu*]，冊 51[vol. 51]，頁 62 右。

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，莫貴於人。人受命乎天也，故超然有以倚，……人有三百六十節，偶天之數也；形體骨肉，偶地之厚也；上有耳目聰明，日月之象也；體有空竅理脈，川穀之象也；心有哀樂喜怒，神氣之類也；觀人之體，一何高物之甚，而類於天也。……天以終歲之數，成人之身，故小節三百六十六，副日數也；大節十二分，副月數也；內有五臟，副五行數也；外有四肢，副四時數也；占視占暝，副晝夜也；占剛占柔，副冬夏也；占哀占樂，副陰陽也；心有計慮，副度數也；行有倫理，副天地也；此皆暗膚著身，與人俱生，比而偶之弇合，於其可數也，副數，不可數者，副類，皆當同而副天一也。⁵⁸

爲生不能爲人，爲人者，天也，人之人本於天，天亦人之曾祖父也，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。人之形體，化天數而成；人之血氣，化天志而仁；人之德行，化天理而義；人之好惡，化天之暖清；人之喜怒，化天之寒暑；人之受命，化天之四時；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，春秋冬夏之類也。……故曰：非道不行，非法不言。此之謂也。⁵⁹

這就是說，人的周身百骸、心肝五臟，乃至喜怒哀樂、德行好惡，都是天的副數，是仿天而生；人之爲人，乃是仿天數、天志、天理、天之暖清、天之寒暑、天之四時、春秋冬夏而成，人雖是父母所生，但真正的祖先卻是天，天是人的「曾祖父」。一句話，天創造了人。在此處，董仲舒引《孝經·卿大夫章》「非道不行，非法不言」，將這句話解釋成爲「尊天」、「孝天」的原則，但是，在《孝經》中，這句話本來是卿大夫「忠君」的警句，經過董仲舒的衍說，忠孝的對象由人間的君主改換成了「天」，其實就是「以孝事天」。

⁵⁸ 漢 Han·董仲舒 Dong Zhongshu,《春秋繁露·人副天數》*Chunqiu fanlu·Renfutianshu*,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congkan·Chubian·Jingbu*],冊 53[vol. 53],頁 41 左。

⁵⁹ 漢 Han·董仲舒 Dong Zhongshu,《春秋繁露·爲人者天》*Chunqiu fanlu·Weirenzhitian*,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 congkan·Chubian·Jingbu*],冊 51[vol. 51],頁 19 右。

既然董仲舒主張的「孝」被放大提昇成「天地人類萬物」之德，便無所謂作為家族倫理來講了。尊父可謂孝，尊君亦可謂孝，進而尊祖、尊天，統統可稱為孝。這樣，在董仲舒論述「君與人民」的統屬關係之上，於君主之上復添加一層「天」的權威，總體是按照「屈民而伸君，屈君而伸天」⁶⁰的原則而展開來的。

「屈民而伸君，屈君而伸天」這句話的意思是說，人民百姓必須接受君主的統治，而君主萬民又必須接受天的管理。但是，到此有個問題，既然「人本於天」，何以不能人人平等接受天命，而必須要人民百姓接受帝王的統治呢。對此，董仲舒提出人與人注定不平等的「性三品」說：

人受命於天，有善善惡惡之性。⁶¹

聖人之性，不可以名性，斗筭之性，又不可以名性，名性者，中民之性。⁶²

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，於是為之立王以善之，此天意也。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，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，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。⁶³

夫萬民之從利也，如水之走下，不以教化提坊之，不能止也。⁶⁴

⁶⁰ 漢 Han·董仲舒 Dong Zhongshu,《春秋繁露·玉杯》*Chunqiu fanlu · Yubei*,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 congkan · Chubian · Jingbu*], 冊 50[vol. 50], 頁 18 右。

⁶¹ 漢 Han·董仲舒 Dong Zhongshu,《春秋繁露·玉杯》*Chunqiu fanlu · Yubei*,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 congkan · Chubian · Jingbu*], 冊 50[vol. 50], 頁 18 右。

⁶² 漢 Han·董仲舒 Dong Zhongshu,《春秋繁露·為人者天》*Chunqiu fanlu · Weirenzhitian*,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 congkan · Chubian · Jingbu*], 冊 51[vol. 51], 頁 16 右。

⁶³ 漢 Han·董仲舒 Dong Zhongshu,《春秋繁露·深察名號》*Chunqiu fanlu · Shencha minghao*,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 congkan · Chubian · Jingbu*], 冊 51[vol. 51], 頁 13 左。

⁶⁴ 漢 Han·班固 Ban Gu,唐 Tang·顏師古 Yan Shigu 校,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*Hanshu · Dong Zhongshu zhuan*, 頁 2503。

人稟賦天質而生，稟受陽氣則得善質，稟受於陰氣則得不善之質。因而世間之人會出現「聖人之性、斗筭之性、中民之性」的區別。斗筭之性又叫下愚之性，是經過教化也不可能轉變為善的性。「聖人之性」不需要教化，是先天本善的性；大多數是「中民之性」，有賴於王者、聖人的教育才能為善。天生蒸民必為之立君，君的責任就是教民為善。如此，董仲舒將萬民百姓必須接受王者統治解釋為天生注定的天命所然，只有具備「聖人之性」的王者能夠接受天命，而「斗筭之性、中民之性」的大多數平凡人，則無此資格，注定要接受王者的統治和教化。

至於王者教化萬民的重點，到底還是歸結到一個「孝」字上。董仲舒說：

傳曰：唯天子受命於天，天下受命於天子，一國則受命於君。君命順，則民有順命；君命逆，則民有逆命；故曰：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。此之謂也。傳曰：政有三端，父子不親，則致其愛慈；大臣不和，則敬順其禮；百姓不安，則力其孝弟。孝弟者，所以安百姓也，力者，勉行之，身以化之。天地之數，不能獨以寒暑成歲，必有春夏秋冬；聖人之道，不能獨以威勢成政，必有教化。故曰：先之以博愛，教以仁也；難得者，君子不貴，教以義也；雖天子必有尊也，教以孝也；必有先也，教以弟也。此威勢之不足獨特，而教化之功不大乎。⁶⁵

上文明確指出接受「天命」的專利權在君主，君命傳達天命，符合天命的君命會給百姓帶來平安和順的命運，反之則完全相反，因此引用《孝經·天子章》「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」，闡述萬民百姓的生活安危完全仰賴於君主能否則天順命、奉天行孝。進而，董仲舒指出，父子不親、大臣不和、百姓不安，都需要訴諸政治手段來解決，但是方法不是單純依靠威脅壓迫，而要以

⁶⁵ 漢 Han · 董仲舒 Dong Zhongshu, 《春秋繁露·為人者天》 *Chunqiu fanlu · Weirenzhitian*, 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 [Sibu congkan · Chubian · Jingbu], 冊 51 [vol. 51], 頁 18 右-19 左。

勉行身教的教化方式解決。其後引《孝經·廣至德章》的「先之以博愛，教以仁也……」等，實則都是延續上文闡述君主「奉天行孝」的具體方法。

而這種「奉天行孝」的主張，在董仲舒的政治倫理中被發揮到極致的程度，便成爲其伸張君權·父權·夫權的所謂「三綱」的政治學說。看他如下的這些論述：

天地者，萬物之本、先祖之所出也，……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之道取之此。大禮之終也。⁶⁶

天子受命於天，諸侯受命於天子，子受命於父，臣妾受命於君，妻受命於夫，諸所受命者，其尊皆天也，雖謂受命於天亦可。⁶⁷

陰者，陽之合，妻者，夫之合，子者，父之合，臣者，君之合，物莫無合，而合各相陰陽。陽兼於陰，陰兼於陽，夫兼於妻，妻兼於夫，父兼於子，子兼於父，君兼於臣，臣兼於君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之義，皆取諸陰陽之道。君爲陽，臣爲陰，父爲陽，子爲陰，夫爲陽，妻爲陰，陰陽無所獨行，其始也不得專起，其終也不得分功，有所兼之義。是故臣兼功於君，子兼功於父，妻兼功於夫，陰兼功於陽，地兼功於天。此見天之親陽而疏陰，任德而不任刑也。是故仁義制度之數，盡取之天，天爲君而覆露之，地爲臣而持載之，陽爲夫而生之，陰爲婦而助之，春爲父而生之，夏爲子而養之，……王道之三綱，可求於天。⁶⁸

⁶⁶ 漢 Han·董仲舒 Dong Zhongshu，《春秋繁露·觀德》*Chunqiu fanlu · Guande*，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 congkan · Chubian · Jingbu*]，冊 51[vol. 51]，頁 3 右。

⁶⁷ 漢 Han·董仲舒 Dong Zhongshu，《春秋繁露·順命》*Chunqiu fanlu · Shunming*，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 congkan · Chubian · Jingbu*]，冊 51[vol. 51]，頁 62 左。

⁶⁸ 漢 Han·董仲舒 Dong Zhongshu，《春秋繁露·基義》*Chunqiu fanlu · Jiyi*，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 congkan · Chubian · Jingbu*]，冊 51[vol. 51]，頁 37 右。

就是說，臣之事君、子之事父、婦之事夫之「三綱」之道，被解釋為乃是「奉天事祖」的孝道行為，也是符合陽尊陰卑之道的行為。對君臣、父子、夫妻之間的關係，董仲舒透過如此的「陰陽」關係來比附，從而使君主政治可以完全通過符合天意自然的教化形式來實現，這實則是構築了一套在「孝治」的理論框架下實現尊天、尊君、尊父的君主集權的孝治理論。

這裡值得注意的說法是，董仲舒強調「孝治」的同時，並不廢棄刑罰。他主張「陽德陰刑」，且以陽為主，以刑罰為輔助教化。更主要的是，通過強化忠孝本身的法則性，以達到等同於法律的目的。董仲舒通過將「陰陽」附會「德刑」，為儒家的德治主義於天道中找到了絕對性的價值根源，而「三綱」正是根置於儒家的德治主義，揚棄法家孝說而來的。

法家本有「三常道」的主張，《韓非子》中有「臣事君，子事父，妻事夫，三者順則天下治，三者逆則天下亂，此天下之常道也」⁶⁹之說，其主張的不是父慈子孝、君惠臣忠，而是強調父嚴君酷、達到子孝臣忠。法家的「忠孝觀」，實則是將「忠孝」的道德感情因素去掉，將君臣·父子·夫妻關係完全歸結於法律統轄之下，使孝成為家法、使忠成為國法，從而達到「忠孝」統轄於法令的統一。董仲舒則將法家的「以法為據」改為「以天為據」，從而，一方面掩蓋了法家的反倫理傾向，另一方面為孝添上了「天道神學」的闡述，使孝完全成為維護君主統治的宗教倫理，成為強固的精神枷鎖統治臣民。

綜上所述，針對《孝經》留下來的「為什麼孝是天經地義的、為什麼要孝君」的課題，董仲舒依據天人感應的思想原理，以「陰陽五行」的天道論，改裝先秦法家的「以法忠君」的忠孝論而得以達成的。其具體作出三個步驟的處理是：去掉了孝的感情成分，這一點是吸收了法家的主張；

⁶⁹ 戰國 Zhanguo · 韓非 Han Fei 撰，《韓非子·忠孝》*Hanfeizi · Zhongxiao* (上海[Shanghai]: 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, 1929年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子部》上海涵芬樓藏黃蕘園校宋本[Sibu Congkan · Chubian · Zibu Shanghai Hanfenlou cang Huangyaopu xiao Songben]), 冊 352 [vol. 352], 頁 54 右。

添上「陰陽五行化」的象徵意義，這一點是吸收了陰陽家的學說；為孝找到「人格之天」的依據，這一點是吸收了墨家的「天志」思想。所以，董仲舒的「孝論」，既是法家式的，也是陰陽家式的，又是墨家式的。這樣的孝，既是天地人類萬物的生養原理，也是人間世界「臣事君」、「子事父」、「妻事夫」的倫理依據。董仲舒對《孝經》「天經地義」的孝義所作出的這一切的衍說，都是旨在論證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合理性。其最終目的是為最高統治者提供一種天道神學的理論依據，從而使君主統治臣民亦由此變成天經地義。

二、董仲舒「孝經義」在兩漢的影響

董仲舒對《孝經》的孝義所作出的天道神學的解釋，使孝具有了完全超越道德的天道法則性。這為《孝經》成為服務於漢代統治的權威之書，無疑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後盾。董仲舒「孝經義」在兩漢的影響，主要表現有二：

第一，將《孝經》與《春秋》相結合而托於孔子稱「為漢制法」云云，實則是出於董仲舒《公羊春秋》學的「孔子素王」之論。

不過，認為孔子作《春秋》為「天子之事」的觀點，並非始於董仲舒，早在戰國中期的孟子（372-289 BC）思想中，既已萌芽。《孟子》云：

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，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，是故孔子曰：知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；罪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。⁷⁰

孔子成《春秋》，而亂臣賊子懼。⁷¹

⁷⁰ 漢 Han·趙岐 Zhao Qi 注，《孟子·滕文公章句下》*Mengzi·Tengwengong zhangju xia*，（上海[Shanghai]：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，1929年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上海涵芬樓影印清內務府藏宋刊本[Sibu congkan·Chubian·Jingbu]Shanghai Hanfenlou yingyin Qing Neiwufu cangben），冊40[vol. 40]，頁30右。

⁷¹ 漢 Han·趙岐 Zhao Qi 注，《孟子·滕文公章句下》*Mengzi·Tengwengong zhangju xia*，（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）[Sibu congkan·Chubian·Jingbu]，冊40[vol. 40]，頁31右。

王者之跡熄，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。晉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檮杌》，魯之《春秋》，一也。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。孔子曰，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⁷²

孟子認為春秋時代，天下大亂，亂臣賊子橫行於世間，孔子憂慮於周王朝王道的衰微，於是代替天子制作了《春秋》一書，以撥亂反正，正君臣父子之誼。這無疑是孟子對《春秋》具有非凡的政治意義的新發現。

孟子這些思想，在董仲舒的《公羊春秋》學中得到了更充分的發揮，稱孔子為「素王」者，便肇端於董仲舒。在其奏對武帝的著名的「天人三冊」中強調《春秋》的政治意義云：

臣謹案《春秋》之文，求王道之端，得之於正。正次王，王次春。春者，天之所為也；正者，王之所為也。其意曰，上承天之所為，而下以正其所為，正王道之端云爾。……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先正王而繫萬事，見素王之文焉。⁷³

董仲舒指出，《春秋》之所以在「五經」中最為重要，是因為其指明天子「上承天之所為」，即「君權神授」的道理。不僅如此，其云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先正王而繫萬事，見素王之文焉」，指明《春秋》的作者也不同凡響，乃是「素王」。「素王」也是王者，只是「無冕之王」而已，但絕對具備作《春秋》以傳王者的資格。其用意不僅在於為後來的王者樹立治國之法，還在於在天下大亂的時期，孔子上承天命以「素王」、即「無冕之王」所作的《春秋》，後世得之者便如同承接孔子的衣鉢而成為接受天命的聖人天子。

⁷² 漢 Han·趙岐 Zhao Qi 注，《孟子·離婁章句下》*Mengzi·Lilou zhangju xia*，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經部》[*Sibu congkan·Chubian·Jingbu*]，冊 40[vol. 40]，頁 57 左。

⁷³ 漢 Han·班固 Ban Gu，唐 Tang·顏師古 Yan Shigu 校，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*Hanshu·Dong Zhongshu zhuan*，頁 2501。

而這種說法傳到緯書中，《春秋》和《孝經》被連在一起，於是進一步被神話成孔子繼天而立的「天言天書」。比如，緯書中多見將《春秋》與《孝經》並列連稱的說法：

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制《孝經》。⁷⁴

孔子在庶，德無所施，功無所就，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經》。⁷⁵

以《春秋》屬商，以《孝經》屬參。⁷⁶

孔子云，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，在《春秋》，崇人倫之行，在《孝經》。⁷⁷

這些說法雖表述不同，總體想說的無非是一件事，即《春秋》、《孝經》蘊含著孔子治理天下的政治抱負。這與《論語》中經常稱道《詩》、《書》以教人的為人師表的孔子形象完全不同。看下面這兩段話，表述的意圖更直接了當了：

子曰，吾作《孝經》，以素王無爵祿之賞，斧鉞之誅，故稱明王之道。⁷⁸

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制《孝經》，既成，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，磬折而立。使曾子抱河洛，事北向。孔子……向北辰拜。告備於天曰，《孝經》四卷，《春秋》《河》《洛》凡八十一卷，謹已備。天乃虹郁起白霧摩地，赤虹自上下，化為黃玉，長三尺，上有刻文。孔子跪受而讀之，曰，寶文出，劉季握，卯金刀，在軫北，字禾子，

⁷⁴ 〔日〕安居香山 Kozan Yasui、中村璋八 Nakamura Shohachi 輯，《孝經援神契》*Xiaojing yuanshenqi*，《緯書集成》*Weishu jicheng*，頁 1009。

⁷⁵ 《孝經鉤命決》*Xiaojing goumingjue*，《緯書集成》*Weishu jicheng*，頁 1009。

⁷⁶ 《孝經鉤命決》*Xiaojing goumingjue*，《緯書集成》*Weishu jicheng*，頁 1009。

⁷⁷ 《孝經援神契》*Xiaojing yuanshenqi*，《緯書集成》*Weishu jicheng*，頁 1010。

⁷⁸ 《孝經援神契》*Xiaojing yuanshenqi*，《緯書集成》*Weishu jicheng*，頁 1010。

天下服。⁷⁹

這兩段話說出，《春秋》、《孝經》是上天授予劉季(即高祖劉邦, 257-195BC)的天書，是劉季服天下，作皇帝，萬世一系的天命之符。在這裏，孔子則以「素王」之位行天子之政，作《春秋》、《孝經》為漢制法。緯書中的孔子是「教祖」、是「聖人」。後世流行「先師至聖」的孔子像，實際上，一半的說法是源自此類緯書。

編造這類荒謬的符命神話在於政治上的企圖，就放大孔子的政治形象而言，緯書所為，其實就是把神學化的今文經學進一步神話化了。

原本，代表漢代官方學術的今文經學，便是以五經為孔子所作的預設立場，與後漢時代興起的古文經學以孔子為五經的紹述者的立場不同。而在緯書中，將《春秋》從五經中特別突顯出來，與《孝經》並列而稱之為孔子「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經》」，顯然是緯書擴張董仲舒所言「孔子素王」思想而成，因而更接近今文經學所主張的孔子制經的立場。

後漢「白虎觀會議」中，今文經學繼承了緯書此說，說《孝經》是孔子為漢「專制正法」之書，《白虎通德論》是白虎觀會議之後制定的經學著作，其文云：

復作《孝經》何，欲專制正（盧校：正字下脫「法」字）。於《孝經》何，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，上下通《孝經》者（盧校：此句有脫文）。⁸⁰

⁷⁹ 《孝經援神契》 *Xiaojing yuanshenqi*，《緯書集成》 *Weishu jicheng*，頁 1001。

⁸⁰ 漢 Han·班固 Ban Gu，《白虎通德論·五經》 *Baihu tongdelun·Wujing*（上海[Shanghai]：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，1929 年影印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子部》上海涵芬樓所據江安傅氏藏元大德覆宋監本[Yingyin Sibū Congkan·chubian·zibu Shanghai Hanfenlou suoju JiangAn Fushi cang Yuan Dade fu Song jianben]），冊 432 [vol. 432]，頁 33 右。

這些話旨在強調《孝經》是孔子為漢代帝王取法而作的法典，其中體現出的《孝經》觀，正可代表後漢官方的思想主張。於是，《孝經》成為維護皇權的「法典」，被正式列入經典的行列。⁸¹董仲舒對《孝經》義的發揮，為後漢《孝經》政治經典地位的確立，提供了關鍵性的先行理論鋪墊。

第二，由此建構起來的「三綱」倫理，則成為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的理論依據。特別是後漢今文經學對「三綱六紀」思想的總結，正是繼承了緯書和董仲舒主張的「三綱」思想的結合物。《禮緯·含文嘉》明確提出：「君為臣綱，父為子綱，夫為妻綱」，《白虎通德論·三綱六紀》云：

三綱者，何謂也。謂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也。六紀者，謂諸父、兄弟、族人、諸舅、師長、朋友也。故《含文嘉》曰：「君為臣綱，父為子綱，夫為妻綱。」又曰：「敬諸父兄，六紀道行。諸舅有義，族人有序，昆弟有親，師長有尊，朋友有舊。」

何謂綱紀？綱者，張也。紀者，理也。大者為綱，小者為紀，所以強理上下，整齊人道也。人皆懷五常之性，有親愛之心，是以紀綱為化，若羅網之有紀綱，而萬目張也。

所以稱三綱何？一陰一陽謂之道，陽得陰而成，陰得陽而序，剛柔相配，故六人為三綱。三綱法天、地、人，六紀法六合。君臣法天，取象日月，屈信歸功天也。父子法地，取象五行，轉相生也。夫婦法人，取象六合陰陽，有施化端也。⁸²

若將這些說法與董仲舒的「三綱說」作一下比較的話，便可以發現，在理論上《白虎通德論》並沒有提供更新的東西，反而比董仲舒說的更直接簡

⁸¹ 相關論述，參考侯外廬 Hou Wailu,〈漢代白虎觀宗教會議與神學思想〉“*Handai Baihuguan zongjiao huiyi yu shenxue sixiang*”，《中國思想通史》*Zhongguo sixiang tongshi*（北京 [Beijing]：人民出版社[Renming chubanshe]，1957年），卷2 [vol. 2]，頁230。

⁸² 漢 Han·班固 Ban Gu,《白虎通德論·三綱六紀》*Baihu tongdelun · Sangang liuji*，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子部》[*Sibu congkan · chubian · zibu*]，冊432 [vol. 432]，頁33右。

單。這是因為董仲舒著重於理論的論證，而《白虎通德論》著重於理論的規定，因而《白虎通德論》的「三綱說」更富於政治指導性和法典性。在《白虎通德論》中，世間的一切人倫關係，皆被明確統屬於君權之下，包擴代替父權。

父子者，何謂也。父者，矩也，以法度教子。子者，孽也，孽無已也。故孝經曰：「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。」⁸³

天地之性人爲貴。人皆天所生也，托父母氣而生耳。王者以養而教之，故父不得專也。⁸⁴

這些句子中，含有對《孝經》經義的解釋。看第一句，父對子的約束，依據不在血緣之愛、親子之情，而是在法。《孝經》的「父有爭子」，被說成了「父有守法之子」的轉意。第二句中，「天地之性人爲貴」，被曲解爲人本天而生，此間的父母不過是生育的途徑，養與教的責任則歸給了王者。由此可以看出，《白虎通德論》對《孝經》義的闡述，不是發揮《孝經》的本義，而是吸取了董仲舒發揮的法天思想的「孝經義」。

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確，經過董仲舒以「陰陽五行說」加以改造過的忠孝觀，爲最終在《白虎通德論》中正式提出「三綱六紀」的封建綱常理論的確立，提供了先行的理論論證。更爲重要的是，董仲舒對孝所作出的天道神學的解釋，爲《孝經》在後漢王朝正式成爲政治統治的神學經典，作出了關鍵性的理論發揮。同時也不能排除爲《孝經》的讖緯之學解說，打開氾濫的閘門。

武帝時代，一反漢初的無爲而治，是有爲進取的時代。漢武帝（157-87BC），以其雄才大略，著手解決漢初以來一直困擾著帝國政治的兩大

⁸³ 漢 Han·班固 Ban Gu，《白虎通德論·三綱六紀》*Baihu tongdelun·Sangang liuji*，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子部》[*Sibu congkan·chubian·zibu*]，冊 432 [vol. 432]，頁 34 左。

⁸⁴ 漢 Han·班固 Ban Gu，《白虎通德論·誅伐》*Baihu tongdelun·Zhufa*，《四部叢刊·初編·子部》[*Sibu congkan·chubian·zibu*]，冊 431 [vol. 431]，頁 67 右。

難題。其一是地方諸侯國的擴張，其二是北方匈奴的侵掠。武帝統治時期，先後平定了淮南、衡山、江都三王的謀反，制定了懲罰諸侯分裂割據的《阿黨》、《左官》、《附益》等法令，並規定二百石以上的官吏均由中央直接任命，大大限制了諸侯的政治行政的干預權，形成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，貧者或乘牛車」⁸⁵的政治統一局面。又使衛青、霍去病等「凡七出擊匈奴」⁸⁶收河西地，置酒泉、武威、張掖、敦煌四郡，同時「令征西南夷，平之」⁸⁷，從根本上解決了漢帝國的邊疆問題。這些都是以董仲舒《公羊春秋》所提出的「大一統」、「強幹弱枝」等確立君主專制思想的實際政治應用。董仲舒概括《春秋》的基本精神為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為天下儀表。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，以達王事而已矣。」⁸⁸認為《春秋》的微言大義，是別嫌明微，撥亂反正，嚴格以「三綱五常」為核心的封建等級制度，樹立「大一統」的封建君主的權威。這是以董仲舒《公羊春秋》為核心的今文經學，始終成為漢代統治思想的根本原因所在。因而，受大時代的要求，董仲舒為其時代的代表階級作出了他們最需要的解釋。而董仲舒吸收墨、法、陰陽之說衍說《孝經》，也完全基於他的這一立場。

肆、結語

儒學得以在漢代於諸子之學脫穎而出，一躍成為漢帝國統治的指導學說，主要歸於董仲舒發明《公羊春秋》學「大一統」之微言、定百家之學歸於一尊之功。其發明《孝經》義，則是以陰陽五行順君臣父子之序，屈

⁸⁵ 漢 Han · 班固 Ban Gu，唐 Tang · 顏師古 Yan Shigu 校，《漢書·高五王傳》*Hanshu · Gaowuwang zhuan*，頁 2002。

⁸⁶ 漢 Han · 班固 Ban Gu，唐 Tang · 顏師古 Yan Shigu 校，《漢書·衛青霍去病傳》*Hanshu · Wei Qing Huo Qubing zhuan*，頁 2490。

⁸⁷ 漢 Han · 班固 Ban Gu，唐 Tang · 顏師古 Yan Shigu 校，《漢書·武帝紀》*Hanshu · Wudi ji*，頁 188。

⁸⁸ 漢 Han · 司馬遷 Sima Qian 撰，三國 Sanguo · 裴駟 Pei Yin 集解，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*Shiji · Taishigong zixu*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59年），頁 3297。

父伸君，屈君伸天，使戰國以後聚訟不盡的「先君後父」的難論得以冰銷瓦解。經過董仲舒如此對《孝經》經義做天道神學的解釋，其作為經典的政治地位不斷被提昇，乃至後漢成為等同於《春秋》的治國法典。因此，董仲舒發明「孝經義」，實是為成就《春秋》學「大一統」的理論，完成維護君主專制的「大一統」說，打下倫理體系的堅實基礎。

然而，因為董仲舒以治《公羊春秋》學名顯於漢世，後學之徒唯其馬首是瞻，日久成俗，以至定碩儒之學唯以《春秋》據，遂於「八十二篇」失辯「孝經義」，至使絕學千年，不得紹述。這是在小稿結束之際，要提出的一點治學之見。

徵引文獻

(一) 古籍

戰國 Zhanguo · 墨翟 Mo Di 撰，《墨子》*Mozi*，上海[Shanghai]：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，1929年《四部叢刊》上海涵芬樓影印明嘉靖刻本[*Sibu Congkan Shanghai Hanfenlou yingyin Ming Jiajing keben*]。

戰國 Zhanguo · 孟軻 Meng Ke 撰，漢 Han · 趙岐 Zhao Qi 注，《孟子》*Mengzi*，上海[Shanghai]：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，1929年《四部叢刊》上海涵芬樓影印清內務府藏宋刊本[*Sibu Congkan Shanghai Hanfenlou yingyin Qing neiwufucang Song kanben*]。

戰國 Zhanguo · 韓非 Han Fei 撰，《韓非子》*Hanfeizi*，上海[Shanghai]：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，1929年《四部叢刊》上海涵芬樓藏黃蕘圃校宋本[*Sibu Congkan Shanghai Hanfenlou cang Huang Yaopu jiao Songben*]。

漢 Han · 毛亨 Mao Heng 傳，鄭玄 Zheng Xuan 箋，唐 Tang · 孔穎達 Kong Yingda 等正義，《毛詩正義》*Maoshi zhengyi*，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80年影印清阮元校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[*Yingyin Qing Ruan Yuan jiaoke Shisanjing zhushu ben*]。

漢 Han · 韓嬰 Han Ying 撰，《韓詩外傳》*Hanshi waizhuan*，上海[Shanghai]：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，1929年《四部叢刊》上海涵芬樓影印明沈氏野竹齋刊本[*Sibu Congkan Shanghai Hanfenlou yingyin Ming Shenshi Yezhuzhai kanben*]。

漢 Han · 董仲舒 Dong Zhongshu，《春秋繁露》*Chunqiu fanlu*，上海[Shanghai]：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，1929年《四部叢刊》上海涵芬樓影印武英殿聚珍本[*Sibu Congkan Shanghai Hanfenlou yingyin Wuyingdian juzhen ben*]。

漢 Han · 司馬遷 Sima Qian 撰，三國 Sanguo · 裴駟 Pei Yin 集解，《史記》*Shiji*，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59年。

- 漢 Han · 班固 Ban Gu 撰，唐 Tang · 顏師古 Yan Shigu 校，《漢書》*Hanshu*，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62 年。
- 漢 Han · 班固 Ban Gu 撰，《白虎通德論》*Baihu tongdelun*，上海[Shanghai]：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，1929 年《四部叢刊》上海涵芬樓影印江安傅氏藏元大德覆宋監本[*Sibu Congkan Shanghai Hanfenlou yingyin Jiangan Fushi cang Yuan Dade fu Song jianben*]。
- 漢 Han · 鄭玄 Zheng Xuan 注，唐 Tang · 賈公彥 Jia Gongyan 疏，《周禮注疏》*Zhouli zhushu*，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80 年影印清阮元校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[*Yingyin Qing Ruan Yuan jiaoke Shisanjing zhushu ben*]。
- 唐 Tang · 魏徵 Wei Zheng 等撰，《隋書》*Suishu*，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73 年。
- 唐 Tang · 玄宗皇帝 Xuanzong huangdi 御注，宋 Song · 邢昺 Xing Bing 疏，《孝經注疏》*Xiaojing zhushu*，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80 年影印清阮元校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[*Yingyin Qing Ruan Yuan jiaoke Shisanjing zhushu ben*]。
- 北宋 Bei Song · 李昉 Li Fang 等編，《太平御覽》*Taiping yulan*，上海[Shanghai]：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，1929 年《四部叢刊》上海涵芬樓影印日本靜嘉堂藏宋本[*Sibu Congkan Shanghai Hanfenlou yingyin Japan Seikado cang Songben*]。
- 南宋 Nan Song · 晁公武 Cao Gongwu 編，《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》*Zhaode xiansheng Junzhai dushuzhi*，上海[Shanghai]：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，1929 年《四部叢刊》上海涵芬樓影印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宋淳祐袁州刊本[*Sibu Congkan Shanghai Hanfenlou yingyin Beiping Gugong bowuyuan tushuguan cang Song Cunyou Yuan zhou kanben*]。

- 南宋 Nan Song · 朱熹 Zhu Xi 撰，《孝經刊誤》*Xiaojing kanwu*，臺北 [Taipei]：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，1986 年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[Wenyuange Siku quanshu yingyin guoli Gugong bowuyuan cangben]。
- 南宋 Nan Song · 黎靖德 Li Jingde 編，王星賢 Wang Xingxian 點校，《朱子語類》*Zhuzi yulei*，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86 年。
- 南宋 Nan Song · 陳振孫 Chen Zhensun 撰，徐小蠻 Xu Xiaoman，顧美華 Gu Meihua 點校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*Zhizhai shulu jieti*，上海[Shanghai]：古籍出版社[Guji chubanshe]，1987 年。
- 明 Ming · 胡應麟 Hu Yinglin 撰，《少室山房筆叢》*Shaoshisan fang bicong*，上海[Shanghai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58 年。
- 明 Ming · 呂維祺 Lu Weiqi，《孝經大全》*Xiaojing daquan*，上海[Shanghai]：古籍出版社[Guji chubanshe]，2002 年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北京圖書館藏修業堂藏本[Xuxiu Siku quanshu yingyin Beijing tushuguan cang Xiuyetang cangben]。
- 清 Qing · 臧琳 Zang Lin 撰，《經義雜記》*Jingyi zaji*，上海[Shanghai]：上海書店[Shanghai shudian]，1961 年影印清阮元編《皇清經解》本 [Yingyin Qing Ruan Yuan bian Huangqing jingjie ben]。
- 清 Qing · 紀昀 Ji Yun 等編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*Siku quanshu zongmu*，臺北 [Taipei]：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，1983 年。
- 清 Qing · 丁晏 Ding Yan 撰，《孝經徵文》*Xiaojing zhengwen*，臺北[Taipei]：藝文印書館[Yiwen yinshuguan]，1965 年影印王先謙編《皇清解經續編》本[Yingyin Wang Xianqian bian Huangqing jingjie xubian ben]。
- 清 Qing · 皮錫瑞 Pi Xirui 撰，《孝經鄭注疏》*Xiaojing Zheng zhushu*，臺北 [Taipei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66 年影印皮氏師伏堂自刻本 [Yingyin Pishi Shifutang zikeben]。

- 清 Qing · 王仁俊 Wang Renjun 輯，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》*Yuhan sanfang jiyishu xubian*，上海[Shanghai]：古籍出版社[Guji chubanshe]，1989年據上海圖書館藏稿本縮微卷[Shanghai tushuguan cang gaoben suoweijuan]。
- 清 Qing · 張心澂 Zhang Xincheng 撰，《偽書通考》*Weishu tongkao*，上海[Shanghai]：商務印書館[Sangwu yinshuguan]，1939年。
- 清 Qing · 唐晏 Tang Yan 撰，吳東民 Wu Dongmin 點校，《兩漢三國學案》*Liang Han Sanguo xuean*，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86年。
- 清 Qing · 蘇輿 Su Yu 撰，鐘哲 Zhong Zhe 點校，《春秋繁露義證》*Chunqiu fanlu yizheng*，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92年。

(二) 近人編輯、論著

- 姚震宗 Yao Zhenzong 著，《七略別錄佚文》*Qilue bielü yiwén*，《快閣師石山房叢書》*Kuaike shishi sanfang congshu*，上海[Shanghai]：開明書局[Kaiming shuju]，1936年。
- 章太炎 Zhang Taiyang 著，《膏蘭室筴記》*Gaolanshi daji*，《章太炎全集》[*Zhang Taiyan quanji*]卷 1[vol. 1]，上海[Shanghai]：人民出版社[Renming chubanshe]，1985年。
- 金德建 Jin Dejian 著，《古籍叢考》*Guji congkao*，上海[Shanghai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41年。
- 劉汝霖 Liu Rulin 著，《漢晉學術編年》*Han Jin xueshu biannian*，香港[Hong Kong]：中文出版社[Zhongwen chubanshe]，1975年。
- 侯外廬 Hou Wailu 著，《中國思想通史》[*Zhongguo sixiang tongshi*]卷 2[vol. 2]，北京[Beijing]：人民出版社[Renming chubanshe]，1957年。
- 上海印書館 Shanghai yinshuguan 編，《中國叢書總錄》[*Zhongguo congshu zonglu*]冊 2[vol. 2]，上海[Shanghai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61年。

- 台灣國立編譯館 Taiwan guoli bianyiguan 主編，《十三經論著目錄》
Shisanjing lunzhu mulu，臺北[Taipei]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[Hongye
wenhua shiye youxian gongsi]，2000年。
- 施之勉 Shi Zhimian 著，〈漢書·藝文志集釋（四）〉“Hanshu · Yiwenzhi
(si)”，《大陸雜誌》[*Dalu zazhi*]卷 74 期 4[vol. 74, no. 4]，1989年4月，
頁 185-197。
- 胡平生 Hu Pingsheng 著，〈日本《古文孝經》孔傳的真偽問題——經學史
上一件積案的清理〉“Japan Guwen Xiaojing Kongzhuan de zhenwei
wenti: jingxue shishang yijian jian de zhengli”，《文史》[*Wenshi*]第 23
輯[no. 23]，1984年，頁 287-299。
- 莊兵 Zhuang Bing 著，〈孝經の成立とその契機〉“Koukyou no seiritu to Sono
keiki”，《日本中國學會報》[*Nippon Chugoku Gakkai Ho*]第 54 集[no.
54]，2002年，頁 1-15。
- 〔日〕安居香山 Kozan Yasui、中村璋八 Nakamura Shohachi 輯，《緯書集
成》*Weishu jicheng*，河北[Hebei]：人民出版社[Renming chubanshe]，
1994年。

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第四十二期